

論文學虛構與當代的四種「虛構」理論*

彭建華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摘要：講述和閱讀虛構故事，是人類文化中重要且普遍的現象，虛構是人類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敘事形式之一。人們不僅講述和參與虛構故事，而且會反思故事的內容及其敘述方式。大衛·路易士、盧博米爾·多勒澤爾、瑪麗·勞爾·里安、湯瑪斯·帕維爾、翁貝托·埃科、漢斯·維亨格、約翰·塞爾、理查·沃爾什、多麗特·科恩、肯德爾·沃爾頓、托馬森等從語義學、本體論、認識論、讀者反應理論等視角對「虛構性」加以分析與論述，並引入「可能世界」語義學、「像似」的虛擬結構、「假裝—相信」框架與虛構論等理論資源。虛構性是人類想像力的一種高階表現形式，是一種對現實時空體的「超越」，即「非現實」的鏡像，其本質上是括弧化的(Placed in Parentheses)結構，而非現實世界的等價物。對於虛構世界而言，區分虛構性與虛構產物具有重要的分析意義。

關鍵詞：虛構、虛構性、「可能世界」理論、「像似」的虛擬結構、「假裝—相信」框架、虛構主義

* 收稿日期：2026 年 01 月 14 日；通過日期：2026 年 07 月 23 日。

On Literary Fiction and Four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Fiction”

Peng, Jianhua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elling and reading of fictional narratives constitute a fundamental and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human culture; fiction represents one of humanity’s earliest and most significant narrative forms. Human beings not only recount and engage with fictional stories but also reflect upon their content and modes of narration. Scholars such as David K. Lewis, Lubomír Doležel, Marie-Laure Ryan, Thomas G. Pavel, Umberto Eco, Hans Vaihinger, John R. Searle, Richard Walsh, Dorrit Cohn, Kendall L. Walton, and Amie L. Thomasson have analyzed and theorized ficti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emantics,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reader-response theory, introducing concepts such as possible-worlds semantics, the “as if” virtual structure, the make-believe framework, and Fictionalism. Fictionality constitutes a higher-order manifestation of human imagination, a transcendence of the actual spatiotemporal continuum that functions as a “non-real” mirror image. In essence, it is a bracketed structure-parenthesized, as it were—rather than an equivalent of the real world. With regard to fictional worlds, a distinction between fictionality (Fiktionalität) and the fictive (Fiktivität) proves analytically fruitful.

Keywords: Fiction; Fictionality; Possible-Worlds Theory; “As if” Structure; Make-Believe Framework; Fictionalism

一、引言

文學植根於人們（作者+讀者+批評者）的經驗、記憶、想像、思想、情感、理解與詮釋之間動態的交互作用。「虛構」參與人類的認知（意識）、想像、思想和精神探索等主體性建構活動，甚至挑戰「現實」「真實」的邊界。虛構是人類基本的言語活動、根本的話語方式和重要的修辭資源，也是現代文學的重要類型。1990年代以來人們從多學科理論角度系統地討論「虛構」、「虛構性」，並提供極具啟發性的解釋。

文學（尤其是敘事學）、哲學、語言學以及認知科學等多學科也特別關注「虛構性」。里安、沃爾希、科恩以及瑞匈從語義學、本體論、認識論、讀者反應理論來分析與論述「虛構性」，並引入「像似」（As If）的虛擬結構、「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語義學與「假裝—相信」（Make-Believe）框架。虛構性是人類想像力的一種更高表現形式，是一種對現實時空體的「超越」，即「非現實」的鏡像，它在本質上是括弧化的（Placed in Parentheses）結構，而非現實世界的等價物。對於虛構世界，區分虛構性（Fiktionalität）與虛構產物（Fiktivität）是有益的，「虛構性的制度理論」認為，在某地域的社會文化中，虛構性是一種由（體系）規則主導的話語實踐，其規則基於可變的慣例（無論共時還是歷時的），源自慣例的共識與內化，作者與讀者均自覺地接受這些慣例的約束。¹

二、虛構與「可能世界」理論

亞裡斯多德《詩學》最初提出詩歌的「可能性」觀念。萊布尼茲《神義論》（G. W. Leibniz, *Essais de Théodicée*, 1710）認為，只要事物符合邏輯一致性，不違背矛盾律和排中律，事態的組合就是可能的，它所構成的世界就是「可能世界」。「可能世界」理論實現從指涉性真值到結構框架內真值（Truth-within-A-Frame）的範式轉換。²

¹ Zunshine, Lisa. *Why We Read Fiction: Theory of Mind and the Novel*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4.

²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Theodicy: Essays on the Goodness of God, the Freedom of Man and the*

當代「可能世界」理論是從邏輯學、哲學和形式語義學被引入文學理論（尤其是敘事學）的。1960年代英美分析哲學與模態邏輯學者（例如，路易士、大衛·卡普蘭、卡爾納普、索爾·克里普克、伽科·辛蒂卡、斯圖亞特·坎格爾、大衛·路易士等）為模態邏輯的研究而重視「可能世界」、「可及性關係」概念。1970年代具有分析哲學或符號學背景的文學理論家湯瑪斯·帕維爾、盧博米爾·多勒澤爾、翁貝托·埃科、瑪麗·勞爾·里安等從模態邏輯與形式語義學為文學虛構引入的「多世界模型」、「可能世界」理論，將敘事文本視為一種由語言建構的特殊的可能世界，即「敘事虛構世界」。他們基於（元）認知詩學來解釋虛構本質、形態與方式，敘事語氣和效果，深入論述文學話語的真值、虛構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關係、文學指涉問題以及更廣義的再現/反映論問題。

（一）、盧伯米爾·多勒澤爾（Lubomír Doležel）論虛構與虛構世界

多勒澤爾認為，文學虛構應被理解為一種創造性的製作（Poiesis）。虛構世界是與現實世界本體論上相異的可能世界，它們擁有自身的存在邊界、內部法則和自治邏輯。作者通過文本「製作」一個新世界，虛構世界是「話語創造實體」，它們通過文本的「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被讀者感知和構建。³ 多勒澤爾論述虛構世界自治性，即虛構世界的存在邊界和內部法則完全由文本自身決定，無需與現實世界對應或同構。自治性（Autonomy）可分為語義自治性、邏輯自治性和模態自治性。語義自治性指虛構世界中的語詞指涉關係僅在該世界內部有效，無需與現實世界對應。⁴ 在虛構文本中，詞語獲得意義的方式與在實際世界中根本不同。虛構實體與現實實體在本體論上是異質的。邏輯自治性指虛構世界可遵循不同於現實世界的邏輯規則。一致虛構世界遵循現實世界的邏輯和物理法則；不一致虛構世界則允許邏輯矛盾、物理不可能性，甚至完全顛覆現實世界的規律。「文學擁有建構不可能世界的手段，但代價是挫敗整個事業：不可能世界無法被喚入虛構存在」。模態自治

Origin of Evil, trans. E. M. Huggard, ed. Austin Farrer.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85), 128.

³ Doležel, Lubomír. *Heterocosmica: Fiction and Possible World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⁴ Doležel, Lubomír. *Heterocosmica*, 15.

性指虛構世界可擁有不同於現實世界的模態結構，即關於可能性、必然性和不可能性的特定規則。模態自治性使虛構世界成為真正的「替代現實」。自然可能世界遵循現實世界的物理法則；超自然可能世界則允許神、精靈、怪物等物理不可能的存在，賦予它們被自然世界的人所否認的屬性和行動能力。超自然世界的主要構成原則是對可能性運算元（ M —運算元）的重新分配：在自然世界中不可能的東西，在其超自然對應物中成為可能。現代主義文學中的「奇異」（Bizarre）事件既非超自然（因為沒有神或精靈幹預），也非自然（因為它們違反物理法則），而是構成一種獨特的模態秩序。⁵

多勒澤爾認為，虛構世界的建構是通過形而上學模態、道義模態、價值模態、認識論模態進行系統性組織。形而上學模態涉及可能性、不可能性和必然性，決定虛構世界的基本物理法則邊界。形而上學模態涉及可能性、不可能性和必然性，決定虛構世界的基本物理法則邊界。價值模態涉及善、惡和無差別，將敘事狀態和行動轉化為價值與反價值。在代理人方面，價值和反價值的出現產生欲望和厭惡。在簡單情況下，價值是令人嚮往的，反價值是令人厭惡的。認識論模態涉及知識、無知和信念，通過資訊不對稱來製造敘事張力。認識論模態釋放其故事生成能量，是因為虛構代理人之間知識的不均勻分佈。內涵函數概念包括認證和飽和度描述虛構世界如何從文本中被建構和重建，認證是決定虛構世界中哪些元素被賦予存在性的函數。虛構事實是「由適切的文學言語行為認證的可能實體」，權威性敘事是虛構事實的主要來源：由匿名第三人稱敘述者的話語引入的實體，自動被認證為虛構事實；而由虛構人物的話語引入的實體則不被認證。認證的自我消解現象是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的核心策略。飽和度是決定虛構世界細節程度和資訊密度的函數。飽和度函數控制敘事節奏，製造懸念，並決定世界的開放性程度。虛構世界是不完整的，只有關於虛構實體的某些可設想陳述是可判定的，而另一些則不可判定。空白（Gaps）是虛構世界保持開放性和多義性的機制。空白是邀請讀者參與的開放空間，但讀者填補空白的自由受文本規則的約束，被要求尊重文本暗示和文學傳統。虛構文本建構的可能世界的知識，構成虛構百科全書。它是虛構人物唯一的知識儲存；他們無法接觸實際世界百科全書。文本與已有原型世界（Protoworld）是翻譯式

⁵ Doležel, Lubomír. "Extensional and Intensional Narrative Worlds," in *Possible Worlds in Humanities, Arts and Sciences: 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65*, (Berlin: de Gruyter, 1989), 221-227.

的轉換關係（Transduction）：擴張/擴展原型世界的範圍，通過填補其空白、建構前史或後史等方式；位移建構原型世界的本質不同版本，重新設計其結構、重新發明其故事；轉置保留原型世界的設計和主要故事，但將它們置於不同的時間或空間背景，或兩者兼有。

概言之，多勒澤爾認為，虛構世界的「激進不完全性」指虛構實體僅具有文本明確賦予的屬性，其餘方面處於本體論空白狀態。文學是一種創造替代現實、拓展可能性疆域的符號實踐。空白作為一種精心設計的敘事策略，是「展示」而非「告知」（Telling）的必要手段。虛構世界是不完整的結構。虛構世界拓展人類思想的可能性疆域，讓人們體驗在現實中無法或不願體驗的情感，為人類提供反思自我、探索未來和理解他者的強大工具。

（二）、瑪麗勞爾·里安論虛構與可能世界

里安《可能世界、人工智慧和敘事理論》認為，敘事文本是一個複雜的符號系統，其意義不僅依賴於表層的故事結構，也依賴於深層的模態結構。虛構文本並非旨在描述現實，而是創造一個自足的「文本宇宙」或「故事世界」。虛構不是謊言，也不是錯誤陳述，而是一種制度化的假裝或共用的想像契約。作者與讀者通過默契的符號契約，將自身重新定位為「現實世界」中的敘述者與受述者（Narratee）：「像似」相信故事為真，從而共同建構其意義。虛構性是「可能世界」的一種存在形式，是一種模式，是一種為溝通而有意為之的手段。⁶ 虛構性是通過「規則性結構」構建的「認知世界」故事世界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其內部的時空、人物和事件構成一個「歷經全面變化的想像的時空總體」。故事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關係，通過「可及性關係」（Accessibility Relation）來界定。可及性關係描述虛構世界與現實世界（或其他虛構世界）之間的關聯程度，從「完全一致」到「完全不同」形成一個連續體。在非虛構文本中，文本與現實世界之間存在「零偏差」的指涉關係，而在虛構文本中，由於缺乏外在指涉物，文本創造一個「唯一可及性模式」的世界。故事世界是敘事文本所投射的「語義領域」或「認知世界」。它是一個經過「規則

⁶ Ryan, Marie-Laure. *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45-47.

性結構」建構的產物。故事世界可以分為不同的「模態領域」：「知識世界」（K-World）、「願望世界」（W-World）、「義務世界」（O-World）和「幻想世界」（F-World）等。這些模態世界分別對應人物所知、所願、所應和所想的内容，它們之間的衝突與張力正是推動敘事發展的引擎。

里安認為，敘事文本被看作一個複雜的符號系統，由能指、所指和指涉物構成。虛構文本同時包含事實性陳述與非事實性陳述。虛構世界是話語建構的非現實的可能世界，「現實世界」（The Actual World）被體驗為「想像性現實的」。故事世界作為意義（所指）層面，而現實世界（或虛構世界）作為指涉物層面。虛構通過「打破指涉邊界」來創造新世界，但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讀者的現實經驗來獲得可理解性。虛構敘事通過「最小偏差原則」構建虛構世界的合法性，通過「元符號學方陣」描述不同模態領域之間互動關係。⁷「最小偏差」是讀者與作者在「認知聯結點」上的協商結果，可分為「故事世界內部的最小偏差」與「外部的最小偏差」，前者指虛構世界內部各子世界（如人物的主觀世界）與故事世界的整體一致性，後者指故事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偏差。對於非虛構文本而言，其指涉物即現實世界，文本必須遵循「零偏差」原則，即與現實最大程度保持一致。而虛構文本則不同：「虛構則沒有外在指涉物，故事創造自己的世界」。虛構作品通過其自身的符號體系構建一個自足的世界，讀者只能通過文本提供的線索來認識這個世界，即讀者通過「橫向慣例」將文本各部分聯繫起來構建意義。「最小偏差原則」又名「默認一致性」與「局部偏差」的張力原則，認為讀者在構建虛構世界時，會預設虛構世界在物理、邏輯、心理等方面與現實世界（或他們所以為的現實世界）最大程度地保持一致，除非文本有明確指示否則不做出不必要的偏離。讀者傾向於以現實經驗為範本來理解虛構世界，在細節和結構上與現實保持最大程度的相似，只在文本提示的特定方面做出調整。讀者會將文本內容與現實知識進行縱向比較，並通過「橫向慣例」將文本與現實世界形成某種反諷、映射或對應關係。「元符號學方陣」描述文本核心的「知識世界」、「願望世界」、「義務世界」與「幻想世界」等不同模態領域之間的互動關係。

⁷ Ryan, Marie-Laure. "Toward a Definition of Narrativ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 3–1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三)、湯瑪斯·帕維爾論虛構性與虛構世界

帕維爾《虛構世界》探討虛構性如何通過修辭策略構建自足的認知框架，並把虛構世界分為「現實型虛構世界」與「幻想型虛構世界」。虛構世界是一個獨立於現實世界的認知框架。虛構世界擁有自身的「存在密度」和「內部完整性」。虛構世界的「存在密度」是指虛構世界中實體、事件、人物和地點的豐富程度與具體性。

「內部完整性」則指虛構世界內部邏輯的一致性與連貫性。帕維爾承認虛構性存在，但將其看作「非陳述性」的修辭策略。虛構性是指虛構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關係，而非虛構世界內部的結構。虛構世界並非通過陳述被構建，而是通過一種特殊的修辭策略——虛構性的表達——來邀請讀者進入一個替代性的認知框架。虛構文本的讀者並非在評估文本內容的真實性，而是在參與構建一個虛構世界。虛構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邊界是歷史性的，而非普遍性的。二者的邊界並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文化歷史的變化而不斷遷移。可能世界理論為理解虛構性提供新的哲學框架，使我們能夠將虛構世界視為一個獨立的可能世界，不是現實世界的鏡像。虛構世界可以被看做一個可能世界，它與現實世界不同，但具有自身的內部邏輯。虛構世界並非現實世界的鏡像或補充，而是一個具有自身存在密度的獨立世界。虛構世界內部存在自足的時空規則、人物行為規則、因果關係規則等，這些規則構成虛構世界獨立於現實世界的基礎。⁸

論文《不完整的世界，儀式的情感》借鑒神話思維和人類學，提出虛構世界往往遵循其自身的「本體論規則」，這些規則可能不同於現實世界，但在其內部是融貫的。現實世界只是眾多可能世界中的一種，它們共同構成一個連續的譜系。奇幻文學並非隨意的幻想，而是依據特定本體論規則構建的語義世界。帕維爾將這種通過設定本體論規則構建虛構世界的能力與神話思維聯繫起來。古代神話和現代文學虛構在世界建構的邏輯上卻驚人地相似，二者都通過設定基本的存在規則來創造一個有意義的宇宙。人們對虛構世界的情感反應是一種類似參與儀式時的情感投入。文學虛構也像一種情感儀式，引導讀者在明知其虛構性的前提下產生真實的情感共鳴。

⁸ Pavel, Thomas G. *Fictional Worl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7-132.

帕維爾認為，與現實世界相比，虛構世界始終存在本體論上的不完整性。任何類型的藝術文本都投射出一個世界，無論它是豐富還是貧乏。這些世界被想像成現代邏輯哲學中的事態，或多或少是全面的。虛構世界永遠無法達到現實世界的豐富性和完整性，它們總是選擇性地呈現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虛構世界永遠無法達到現實世界的豐富性和完整性，它們總是選擇性地呈現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主張虛構世界與現實世界共同構成一個連續的存在譜系。帕維爾承認虛構世界可能違背現實世界的邏輯法則，但強調它們仍然遵循一定的內部邏輯。虛構話語不再被視為對現實的偏離，而是人類建構和探索可能性的自然方式。文學虛構並非對現實的否定或逃避，而是人類理解世界和擴展實在的基本方式。通過虛構，人類可以探索那些在現實中尚未實現或無法實現的可能性，從而豐富人們對自身和世界的理解。在烏托邦文學和科幻文學中，虛構世界雖然不描述現實，卻通過探索可能性而深化我們對現實的理解。

「可能世界」理論將虛構人物視為在特定可能世界中存在的實體。在某些情況下，虛構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邊界是模糊的，虛構世界的內容可以滲透到現實世界中。帕維爾引入「突出結構」概念，來描述那些無法與現實世界建立同構關係的虛構世界。主要宇宙與次要宇宙之間並不存在同構，因為後者包含在前者中缺乏對應物的實體和事態。虛構世界具有質的豐富性，能夠呈現現實世界無法觀察或經驗的質性與維度，形成獨特的現實質感。虛構世界具有因果連貫性，即使其中的因果關係與現實世界不同，也保持著內部的一致性。虛構世界具有時間空間自主性，能夠打破現實世界的時間線性法則和空間約束。現實主義文學靠近我們所假設的現實世界，而奇幻文學、科幻文學等則遠離現實世界，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缺乏真實性和嚴肅性。虛構世界不是逃避現實的幻象，而是人類探索可能生活、重新構想現實的重要方式。帕維爾強調，現實主義文學不僅僅是一套風格和敘事慣例，更是對現實世界與文學文本真理之間關係的一種基本態度。

三、虛構與「像似」(Als Ob, As If) 虛擬結構

虛構作為一種普遍的話語實踐，和一種「實踐理性」的工具，其根本是基於慣例的「像似」虛擬結構（即可能性）。“As If”（假設、像似）標識著一種「假設語

境」，告訴讀者後面要描述的內容並非現實，而是「如果真的這樣」的情況。“As If”（假設、像似）結構隱藏著隱喻或象徵的功能。讀者不是在閱讀「一個實際的故事」，而是在「體驗一段可能的體驗」。

（一）、漢斯·維亨格論「像似」虛擬結構

漢斯·維亨格《「仿佛」哲學》較早提出「像似」虛擬結構，認為「像似」虛擬結構構成人類知識形成的普遍策略。虛構價值不在於其真理性，而在於其功能效用（*Praktische Zweckmässigkeit*），即引導行動與預測。維亨格區分「虛構」與「假說」及「謊言」（*Lüge*），「理論虛構」與「實踐虛構」及半虛構。「假說」意欲被證實為真，「謊言」意欲被誤認為真，而「虛構」則明知其為假，卻仍被有意識地用於實踐目的。知識並非對實在的反映，而是對實在的「仿佛式」建構。人類通過「有意識的虛構」（*Bewusste Fiktionen*）應對不可知的實在。人類認知本質上是一種「像似（虛擬）」運作系統，人類並非直接把握物自體，而是通過一套套「仿佛為真」的模型來組織經驗。但維亨格的認知虛構論有意排除文學虛構。⁹

（二）、葛列格·柯裡論虛構與「像似」

葛列格·柯裡《虛構的本性》認為，虛構世界的確定需要語義結構，也需要作者意圖來重新建構。讀者重新建構的虛構世界，應是作者意圖讓讀者相信的那個世界。¹⁰ 一般的，反諷、戲擬、寓意與象徵（虛構性）文本不能按字面語義解讀。作者虛構意圖意味著讀者與評論者應選擇「最符合作者意圖傳達的那個世界」，而不是選擇任意與文本一致的世界。加布裡埃爾《虛構話語》一文認為，說話者像似（*As If*）在執行一種特殊的言語行為，而真正使話語成為虛構的，是「真誠性條件被系統性懸置，且指稱規則在常規意義上失效」。¹¹ W. 伊瑟爾《閱讀行為：審美反應理論》

⁹ Vaihinger, Hans. *The Philosophy of 'As If': A System of the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Religious Fictions of Mankind*, (London: Routledge, 2000), 79.

¹⁰ Currie, Gregory. *The Nature of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68.

¹¹ Gabriel, Gottfried. *Fictional Discourse*. *Poetics* 8, no. 1/3 (1979): 245-58.

認為，虛構總是包含對某物的表徵，但其虛構性本身表明，被表徵之物僅是一個「形象」（Bild），被置於括弧之中，因而獲得「像似」（Als Ob）的地位。¹²「括弧」隱喻標誌著虛構表徵被從現實指稱域中「懸置」（Epoche），進入一個受保護的想像空間。虛構性意味著事物僅應被理解為仿佛它們是其所顯現的樣子。虛構性信號可以啟動讀者的「構形能力」，使其在文本空白處投射自身經驗，暫時將虛構世界體驗為「現實」。

（三）、理查·沃爾什論虛構性與「像似」

沃爾什《虛構性的修辭學》認為，將虛構理解為「仿佛某事為真」（As If）的虛擬結構，本質上仍受制於真值語義學的殘餘框架，即預設虛構是對「真實斷言」的某種偏離或模擬。¹³ 虛構性是一種「元修辭屬性」，而非語義或語用上的真假問題。虛構性不是文本的本體論狀態，而是其在特定修辭語境中被使用的方式」。虛構是一種修辭姿態，虛構性是一種修辭手段，即一種語言與結構的表述策略。作者採取一種特定的修辭姿態，邀請讀者以某種方式參與文本，接受一個「並不存在」的世界作為意義建構的框架，而非要求其相信內容為真。讀者的「參與性認同」意味著，虛構文本通過敘事策略引導讀者「再中心化」，使其心理活動暫時移入虛構維度，引導讀者進行特定形式的認知與情感投入。這是基於修辭契約下的協同意義建構。再中心化不是讀者被動地「移入」虛構世界，而是文本通過修辭策略主動引導讀者轉換其心理座標。「參與性認同」是讀者對修辭邀約的積極回應。讀者在特定修辭框架下探究世界的意義。虛構性最終體現為一種修辭契約下的協同意義建構。作者提供修辭框架，讀者在其中進行創造性填充；意義不在文本中，也不在讀者心中，而在二者互動的修辭空間中。

¹² Iser, Wolfgang.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231-232.

¹³ Walsh, Richard. *The Rhetoric of Fictionality: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Idea of Fiction*.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6-19.

(四)、多麗特·科恩論虛構與「假裝」言語行為

多麗特·科恩《虛構的區分》提出基於認知詩學的敘述故事世界理論，認為虛構與非虛構的根本區別不在於其內容與語言形式，而在於其背後的「言語行為」和作者與讀者之間默認的「契約關係」。「敘述故事世界」是一個創造出來的假設性的世界，是在「表演」一個故事。虛構話語本質上是非斷言性的，即一種「假裝」的言語行為，或者「模仿」式的斷言。作者不對所述內容的真實性負責。他/她不對現實世界中的任何事件做出真值判斷，也不承擔該陳述在經驗世界中的可驗證性責任。¹⁴ 虛構文本通過其語言形式本身——尤其是情態結構與敘事層級的組織方式——標示出與現實指稱域的系統性偏離，從而構建一個具有內部連貫性的「敘述故事世界」。虛構性是內在於文本自身的語義屬性，而非作者意圖或讀者信念或作者—讀者間的語用契約。讀者應理解文本並非在陳述事實，而是呈現一個想像世界。

虛構性可被理解為一種「像似的模擬」的人為創造，其運作依賴於與現實世界的系統性偏離。「像似的類比」是文本自身的語義標記系統，構成一種根本性的情態表達。情態標記表明虛構話語與現實指稱域的系統性偏離。虛構文本通過對現實的系統性偏離，建構一個替代性的現實模型。這種偏離並非任意，而是受制於文本內部的連貫性原則與共用的文化慣例。科恩認為，虛構話語具有語義自主性，其意義生成不依賴於現實指稱/對應，而源於其內部情態結構，即內部邏輯與共用文化模型（文化慣例）的相容性。語義自主性體現為虛構世界對現實法則的選擇性懸置或重構。虛構文本通過情態標記包括虛構副詞、不可能事件、心理描寫（例如，自由間接引語）等。標記構成「像似」框架的語法實現，是元語用信號，「像似」是文本的語義屬性，邀請讀者進入類比模式。文本意義依據虛構世界的內部規則生成，虛構世界被理解為內部一致性，而非外部符合性。虛構敘述不是單一平面，而是由三個邏輯層級構成的複合結構，每一層級有其獨特的語義規則。虛構文本的話語層、故事層、虛構世界層構成一個具有內部連貫性的語義系統。即使話語層存在不可靠敘述，故事層仍可通過虛構世界層的邏輯予以校正。虛構世界的語義結構具有超越單一敘述視角的穩定性。¹⁵ 若無文本內部的語義標記，語用契約便無從建立。讀者之

¹⁴ Cohn, Dorrit. "The Distinction of Fi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¹⁵ Cohn, Dorrit. "The Distinction of Fiction," 145-178.

所以能識別某文本為虛構，首先是因為其語言形式提供充分的「像似」信號，而非基於對作者意圖、讀者的心理狀態的揣測，或社會慣例的默認。

總言之，虛構性被看作一種「像似的模擬」的人工構造，「像似」是一種情態表達。虛構並非劣等的、虛假的「模仿」，而是一種具有自身法則和潛力的獨特話語模式。虛構文本通過特殊的「敘事模式」和「情境化策略」使讀者意識到其「構造性」。虛構並非斷言世界的「實存/實在」，而是邀請讀者以「仿佛其存在」的方式參與意義生成。「像似」虛擬結構是虛構話語的邏輯前提，也是其接受機制的核心。文學虛構性並非對現實的消極摹仿或真值失效，而是一種自覺的、功能性的、參與性的認知—修辭實踐，通過作者—讀者間的語用契約、文本的修辭召喚與讀者的參與性想像，暫時進入虛構空間，即通過「仿佛某事為真」的虛擬框架，將其看作為真實的部分，以此啟動讀者的想像、倫理反思與意義建構能力；同時，也啟動一個既與現實相異又具有臨時真實感的潛在世界。

四、虛構與「假裝—相信」框架

「假裝—相信」框架是一種理解虛構敘事的意向性、結構及其意義生成的認知—符號學理論。「假裝—相信」框架認為，虛構是人類擴展認知、探索情感與倫理可能性的自主領域。「虛構性」是一種文本、作者與讀者共同參與的認知—符號現象，一種規約化的認知協定和符號實踐。虛構敘事通過一套高度規約化的意向性參數與生成規則，構建出一個自律的「可能世界」。虛構敘事中的每個要素都具有特定意向性，這些意向性參數決定著整個符號系統的組織方式。意義與情感（「類似情感」）的產生不依賴於對外部現實的指涉，而是內在於該框架本身的動態運作。虛構文本通過提供一個想像的空間，讓讀者在其中進行一種「假裝—相信」的遊戲，從而體驗到一種獨特的審美和認知價值。

（一）、多麗特·科恩論虛構與「假裝—相信」框架

多麗特·科恩《聚焦虛構》《虛構性的徵兆/資訊標誌》等論文中認為，虛構性是一種話語模態，即一種特定的言說方式與認知框架。虛構性是一種規約化的認知

協議，作者不必對其（想像的虛構文本）內容的經驗真實性負責，讀者則自願地、策略性地擱置其對於事實性的日常追問，進入一個「假裝—相信」的認知遊戲狀態。¹⁶ 假裝—相信結構指「讀者/受眾在規則導引下，將非真實命題當作局部真實加以接受」的認知—情感態度。「假裝—相信」結構使得虛構敘事免於被指涉性真實的訴求所質疑，為作者與讀者、評論者開啟「免於追求事實/真實」的認知—符號空間。虛構性是協議性擱置，是以文本為媒介、以假裝—相信遊戲為機制的「反事實話語模式」，在「現實/真實世界」之外一個投射自主的可能世界。虛構世界的「真實性」是內在的、局部的，取決於其內部邏輯的一致性，而非與外在於文本的實在相對應。D. 科恩認為，歷史寫作、傳記或新聞報導等非虛構文學是指涉性敘事。徵兆/資訊標誌模型標記文本的虛構性，成為「假裝—相信」協定的文本啟動機制。當敘事使用異故事第三人稱全知模式時，敘述者可無限制地進入多個人物內心，讀者即觸發「虛構性猜測」。「敘事現在時」不同於歷史現在時，是一種將人物無聲思想即時化的美學裝置，使讀者產生「同步意識」的體驗。轉敘（*Metalepsis*）常常顯現出虛構性，當敘述者跨越敘事層級闖入故事世界，或人物意識到自己受造於文本，敘事框架本身被打破，讀者即接收到元虛構資訊。「心理可進入性」是虛構協議授予作者與讀者特許。描述人物意識/心靈的兩種主要模式包括：心理敘述與敘述的獨白即自由間接引語。虛構心靈指僅在虛構協議內獲得「心理可進入性」的擬人意識，其內部狀態可被全知敘述者無限制地透視而不觸發事實性問責。¹⁷

（二）、肯德爾·沃爾頓論模仿與「假裝—相信」結構

肯德爾·沃爾頓《模仿，即「假裝—相信」結構》引入 S. 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語義學，認為虛構文本，無論是文學、繪畫還是電影，其本質功能並非簡單地反映或扭曲現實，而是作為「假裝—相信遊戲」中的「道具」。文學文本作為一種「精緻道具」規定性地引導讀者的想像，其複雜性在於語言、語義和句法、結構和敘述方式。虛構世界是一個在文本中被「實現」的可能世界，其可及性關係與現實世界不同。虛構文本作為一個話語符號系統，邀請讀者進入一個受規則約束的假裝—相

¹⁶ Cohn, Dorrit. "The Distinction of Fiction," 15.

¹⁷ Cohn, Dorrit. "Fictional versus Historical Lives," in *Focus on Fiction*, (Munich: Fink, 1995), 23-35.

信遊戲之中，喚起、引導和約束讀者的想像活動。虛構不是對現實的複製，而是組織假裝—相信的想像遊戲，並重新建構一個充滿生命力和感染力的意義世界。作者、讀者和評論者作為認知參與者，共同遵循一套預設的規則，展開「假裝—相信」的遊戲行為，並通過想像來建構和體驗一個獨立於現實世界的虛構領域。作者通過構建虛構情境，為這場遊戲提供基本的「道具」和規則，讀者和評論者則自願進入這個認知—符號框架，通過類比情感與經驗來參與遊戲的進行。這種遊戲是「認真的」，要求參與者必須「假裝相信」虛構敘事世界中正在發生的事情。讀者需要暫時擱置其對現實世界的信念，有意識的、自願/自覺的投入到虛構世界的邏輯和規則之中。

「功能性偏差」要求讀者，在認知上的「再中心化」過程中，主動更新自身的世界觀與認知序列，以適應虛構世界的邏輯和規則，將文本轉化為一個以自我幻想為主導的話語實驗場域。虛構世界中的事物和事件，雖然在現實世界中可能是不存在的或不可能的，但在虛構世界的語境中，卻具有其獨特的功能和意義。¹⁸

虛構世界作為一個「假想實體」而存在。它不依賴於外部的現實/實在指涉，而是完全建構在認知框架的內在邏輯與規則之上。作者和讀者通過共同的想像活動，為這個世界賦予意義和真實性。「虛構的真實」是一種「可能性的真理」或「人類處境的洞見」，它通過模擬經驗而非斷言事實來達成。「虛構的真實」不是對應於現實的「真」，並非由外部現實所驗證，而是一種內在的真實性，在虛構世界內部，根據想像遊戲、生成規則被規定為「真」的命題。「主要虛構真實」是直接體現在作品本身中的命題，即文本直接陳述的內容。「隱含虛構真實」是由主要虛構真實生成的，是通過讀者的推理和想像得出的結論。K. 沃爾頓強調認知參與和假裝—相信的規定性，讀者在閱讀虛構文本時，「假裝模型」或「想像模型」處理虛構世界中的想像的事件和狀態，是一種「離線推理機制」的一部分，其中的信念和表徵是與現實世界的行為相分離的。「現實模型」或「線上推理機制」處理人們與真實世界的互動，保持對現實世界的監控。「假裝—相信」的認知基礎在於「元表徵」能力，即意識到一個表徵（信念、想法）只是一個表徵，而非現實本身。元表徵能力在虛構體驗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K. 沃爾頓區分虛構作品與非虛構作品，虛構並非與現實完全隔絕，而是通過一種特殊的方式與現實世界發生關聯。虛構作品創造

¹⁸ Walton, Kendall L. *Mimesis as Make-Believe: O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Representational Ar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90.

一個獨立的想像世界，而且虛構世界的構建和解讀離不開現實世界的知識和信念。

虛構性使意義的生成脫離現實存在的範疇，並通過普遍語境中意識的行為重新定位。虛構文本的意義生成規則是情境性的，依賴於現實世界的邏輯和信念，作者和讀者的共同契約，由遊戲規則、藝術慣例或文化背景所決定：虛構世界遵循現實世界的邏輯。偵探小說、科幻小說、奇幻小說、反諷或戲擬作品等文學類型自身具有獨特的世界建構規則。在一個虛構系列中，前作內容構成後作的生成規則。「現實原則」要求虛構世界盡可能地符合現實世界的邏輯和規律，使得讀者能夠運用他們在現實世界中積累的知識和經驗來理解虛構世界。「共同信念原則」強調文化和歷史背景對虛構世界的影響。在虛構世界中，情感並非一種次級的、不真實的體驗，而是構成虛構世界內在邏輯和意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閱讀虛構文本時所產生的情感，是一種「假裝的」或「類似的」情感（Quasi-Emotions）。人們對虛構世界產生的情感是真實的，人們是在「假裝」恐懼、悲傷，但體驗到的生理和心理反應是真實的。

文學的虛構性是一個由「假裝—相信」框架主導的、多層次的符號—認知建構過程。文學語言具有獨特的邏輯結構。文學語言本身可以被看作一種「假裝—相信的道具」，常常通過含混、多義、悖論和反諷等手法，來建構一個充滿張力和複雜性的意義世界。任何隱喻都可以被視為一種虛構，因為隱喻規定想像，要求讀者去想像某個事物是另一個事物。隱喻不僅是一種修辭手法，更是一種認知工具，它通過虛構的方式，來揭示現實的真相。隱喻的虛構性，在於其能夠創造一個新的認知框架，使得我們能夠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理解和體驗世界。

五、虛構與虛構主義

托馬森《虛構與形而上學》論述虛構實體、「抽象人造物與虛構論，特別是其關於虛構人物、屬性、事件和狀態的層級理論，以及內在虛構論的概念。「虛構主義」（Fictionalism）指一種關於特定話語領域的解釋策略：雖然話語在表面上是事實陳述，但不應被理解為對客觀事實/實在的描述，而應被視為「有用的虛構」。人們可以有意義地使用某類話語，而不承諾其所指涉物件的真實存在。托馬森認為，「虛構性」不在於它們不存在，而在於它們是被創造的抽象人為產物。「虛構性」

在文學中具有特殊地位。「虛構實體」是由人類活動創造的、依賴於物理世界和心智世界的抽象實體，即一種依賴於人類創造性意識行為的抽象的人為產物。虛構物是偶然的實體，它們在某個特定時間點（即作者完成創作行為的時刻）開始存在。它們具有嚴格的歷史依賴，即一個特定的虛構物必然依賴於其特定作者的特定創造性行為才能存在。抽象的虛構物不具有空間位置或物理屬性（即非具體的物理物件）但由人類活動有意創造的文化實體，是意向性的創造物，是具有歷史定位的抽象人造物。它們在某個時間點開始存在（即作者完成創作的時刻），也可能在未來另一時間（例如，被完全遺忘時）停止存在。它們既不在故事中所描述的地點（因為那是虛構的），也不在承載它們的書本之中（書本是副本，是具體物，而人物是類型或抽象物）。虛構實體是一種偶然的抽象物，被作為「虛構物」接受，並從中獲得理解。文學的虛構話語（例如，哈姆雷特是丹麥王子）雖不指向現實中具體實體，但遵循一種內部真實準則或真值標準，即在虛構世界語境中為真。¹⁹

虛構實體的存在依賴性是指虛構實體嚴格依賴於其創造者的創作行為，同時在存續期間恒常依賴於具體的實例（如文本載體或讀者的心理表徵）。嚴格的存在依賴指虛構物件必須由某些基礎實體（如作者創作行為）帶來存在。恒常的存在依賴指虛構物件在存續期間必須始終有某些具體實例（如文本載體或心理表徵）支撐。不同類型的虛構話語形成虛構實體的層級結構，虛構實體包括虛構人物、虛構屬性、虛構事件和虛構狀態等。這些不同層級的實體共同構成一個複雜的虛構世界。依賴實體可以是分層的：一個實體可能直接依賴於另一個實體，而後者本身又依賴於其他實體。

虛構事物（例如，人物、場景、事件等）被看作抽象的、但具有歷史定位的人造物，在邏輯上否認它們的存在，但卻因其在文本中的整合性、統一性而獲得某種「准存在」的地位。虛構事物與其他實體之間具有某些相似性。虛構物件被看作是真實存在的。它不是永恆的抽象實體，而是在特定歷史時刻被創造的偶然存在。虛構物件在本體論上依賴於基礎實體。虛構對象源於作者有意識的創作行為；它們具有歷史具體性，在特定時間點進入存在；它們在本體論上依賴於基礎實體，如作者的思維活動、文本的物理載體或讀者的心理表徵；它們作為抽象類別型存在，能夠通過不同的具體實例（例如，書籍版本、口頭講述）被主體間性地訪問和討論。人

¹⁹ Thomasson, Amie L. *Fiction and Metaphys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

們通過指稱虛構物件的具體基礎來指稱抽象物件本身。存在依賴性使得虛構實體獲得「准存在」的地位，因其在文本中的整合性和統一性而獲得某種認知上的「真實感」。外在虛構性指文本被分類為「虛構」而非「非虛構」的制度性地位，由作者意圖、出版慣例、讀者期待、社會文化實踐等共同決定。內在虛構性指虛構世界內部的「准存在」特徵，即虛構物件在故事內部被呈現為真實存在，儘管人們（從外部）知道它們不是現實世界的一部分。它是對虛構世界內部事實的嚴肅斷言。虛構物件保持與現實世界的認知聯繫，內在虛構性允許人們探索那些在現實世界中不可能或難以實現的情境，探索人類經驗的複雜可能性，是一種積極的思想實驗，同時可以拓展人類的情感認知和心智慧力。虛構世界不是完全脫離現實的幻想，而是基於「可然律或必然律」構建的可能性空間。虛構物（如小說中的角色、事件、狀態）在現實中不存在，但因其在文本中的整合性、統一性而獲得某種「准存在」地位。故事內虛構不是關於現實世界中虛構物件的屬性，而是關於虛構世界內部的安排。它們被看作關於虛構世界內部事實的斷言。它們的真值條件由文本規定與讀者約定決定，而非由現實世界的事實/實在決定。故事外虛構是關於現實世界中虛構物件的屬性，關於文化實體在現實世界中的特徵。它們的真值條件由現實世界的事實決定。²⁰

與可能世界、不可能世界一樣，虛構世界不是自我封閉的宇宙，而是開放的、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結構，通過多重連接點，通過複雜依賴關係與現實世界相連。文學虛構被看作人類理解現實的文化實踐。虛構對象（例如，人物、地點、事件等）不是自足的實體，而是由其在現實世界中的依賴關係定義的部分結構。虛構物件與現實歷史、地理與文化概念之間存在某些並不總是確定的映射關係。

六、結語

在歐洲文學史上，「虛構」是詩學、邏輯學、哲學、人類學與認知科學的一個普遍性論題。虛構不僅僅是「想像的人為產物」，更是一種修辭資源、認知工具以及文化儀式。虛構的、想像性的文學是人類精神的一種關於超越現實的局限、對無限的未知世界的探索活動。

²⁰ Thomasson, Amie L. *Fiction and Metaphysics*, 103-110.

虛構是人類應對現實不確定性的一種普遍認知模式，虛構是人類創造力的體現，深刻影響著我們對世界的認知、理解與想像。「虛構」包含三重涵義：一、作為約定性的文學類型，Fiction 與「Non-Fiction」（非虛構）相對，常常指長篇小說、中短篇故事、寓言故事等人為編造的、虛假的敘事散文。讀者依據封面標識、副標題、敘事語調等「副文本」，與文本訂立一種「虛構契約」，暫緩其對事實真實性的追問，轉而投入對敘事內在一致性與情感真實性的關注二、作為形式語義與（邏輯）模態的虛構性，虛構性是一種語義和模態屬性；三、作為敘事本質的虛構化，一切敘事，包括歷史書寫，都包含某種程度的「虛構化」操作。

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虛構性理論經歷從模仿論到語義學、從語用學到認知科學的多重轉向。1970 年代以來可能世界理論被引入文學研究領域，為理解虛構性提供強有力的理論工具。「虛構世界」理論適用於所有虛構敘事，包括小說、戲劇、詩歌等它提供一個統一的推論—解釋框架，可以分析各種形式的虛構敘事。一個虛構世界是一個有序的系統，其有效性取決於其內部各元素之間的相容性，虛構文本的意義並非源於其與外部現實的對應，而是來自文本內部符號系統的結構性安排。

徵引書目

- [1] Zunshine, Lisa. *Why We Read Fiction: Theory of Mind and the Novel*.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Theodicy: Essays on the Goodness of God, the Freedom of Man and the Origin of Evil*, IL: Open Court, 1985.
- [3] Doležel, Lubomír. *Heterocosmica: Fiction and Possible World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 [4] Doležel, Lubomír. "Extensional and Intensional Narrative Worlds," in *Possible Worlds in Humanities, Arts and Sciences: 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65* (Berlin: de Gruyter, 1989).
- [5] Ryan, Marie-Laure. *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6] Ryan, Marie-Laure. "Toward a Definition of Narrativ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 (2007): 3-1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 Pavel, Thomas G. *Fictional Worl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8] Vaihinger, Hans. "The Philosophy of 'As If' " *A System of the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Religious Fictions of Mankind* (2000), London: Routledge.
- [9] Currie, Gregory. *The Nature of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0] Gabriel, Gottfried. "Fictional Discourse." *Poetics* 8, no. 1 1979.
- [11] Iser, Wolfgang.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 [12] Walsh, Richard. *The Rhetoric of Fictionality: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Idea of Fiction*.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3] Cohn, Dorrit. *The Distinction of Fi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4] Cohn, Dorrit. "Fictional versus Historical Lives," in *Focus on Fiction* (1995).
- [15] Walton, Kendall L. *Mimesis as Make-Believe: O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Representational Ar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6] Thomasson, Amie L. *Fiction and Metaphys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作者簡介

彭建華，文學博士，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歐洲文學研究和翻譯研究。目前已出版的學術著作八種，即將出版的學術著作一種。包括有：《梵語佛經漢譯的傳統》（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5 年 6 月）、《文學翻譯論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0 月）、《文學翻譯研究概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25 年 12 月）、《莎士比亞戲劇的早期版本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24 年 12 月）、《歐洲文學經典及其經典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年 12 月）、《當代比較文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 年 4 月）、《現代中國作家與法國文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 年 9 月）、《現代中國的法國文學接受》（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 年 3 月）等專著 8 種，以及即將出版的學術譯作《莎士比亞與德意志精神》（原作者：弗裡德里希·宮多爾夫，德語）

通訊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上三路 8 號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通訊電郵：fennuyulin@sina.com